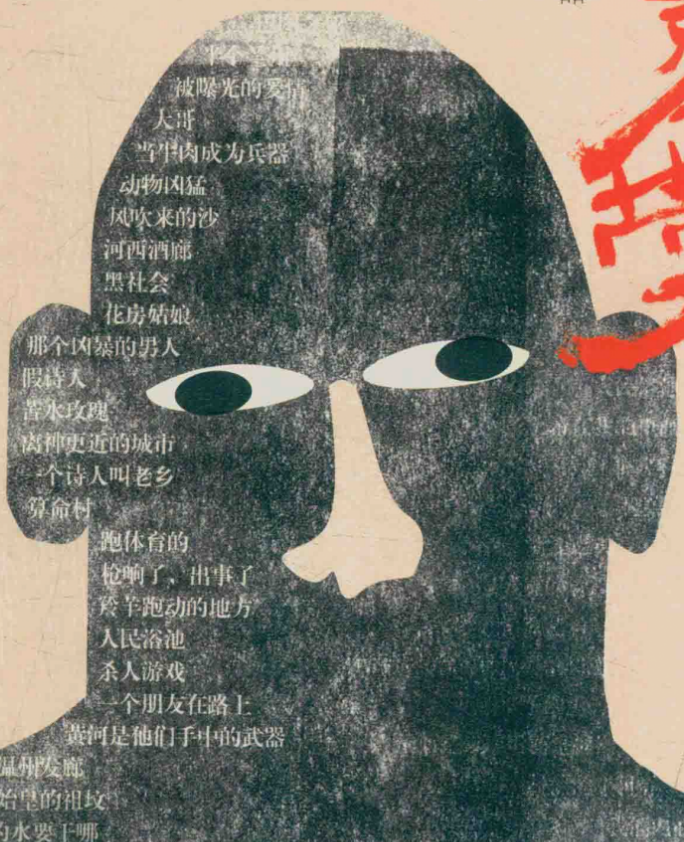


甘肃文化出版社

我偏北男带刀

张海龙◎作品



被曝光的爱
大哥
当血肉成为兵器
动物凶猛
风吹来的沙
河西酒廊
黑社会
花房姑娘

那个凶暴的男人
假诗人
苦水玫瑰
离神更近的城市
一个诗人叫老乡
算命村

跑体育的
枪响了, 出事了
羚羊跑动的地方
人民浴池
杀人游戏
一个朋友在路上
黄河是他们手中的武器

温州发廊

挖了秦始皇的祖坟

早知道黄河的水要干哪

十年设一局

你那边现在几点

黄河水呢

某个黄昏兰州的背景

最后 杆

到火星上去了

风吹来的沙

养殖场

左魏曲

我備北馬

张海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偏北男人带刀 / 张海龙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490-1518-4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5864号

西北偏北男人带刀

张海龙 | 著

策 划 | 原彦平

封面题字 | 一 了

责任编辑 | 陆 青

书籍设计 | 王俊贤 

题图摄影 | 肖 崑 肖杰文 张海龙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730030 (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 (传真)

印 刷 | 甘肃澳翔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 150mm × 230mm 1/16

字 数 | 315 千

印 张 | 24.5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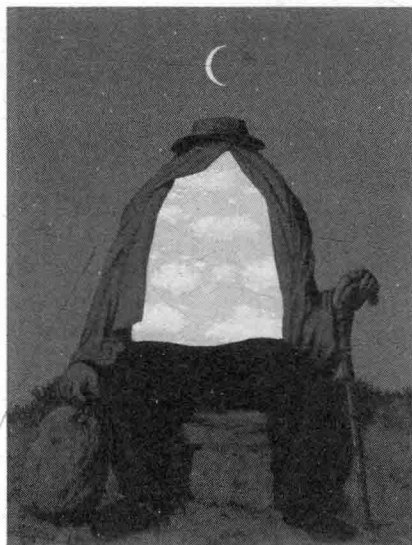
印 次 | 2018 年 1 月第一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518-4

定 价 | 4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你会发现没有新的土地，你会发现没有别的大海。
这城市将尾随着你，你游荡的街道将一仍其旧。
你老去，周围将是同样的邻居；
这些房屋也将一仍其旧，你将在其中白发丛生。
你将到达的永远是同一座城市，别指望还有他乡。

——卡瓦菲斯《城市》





叶丹

(诗人、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序

一

1

翻读这些书稿时，我藏在一道幕布后，问天打卦，心情流失。是入冬以来污染最重的一日，日光稀薄，百鸟惊飞，在黄河两岸这个微弱的盆地，果真呈现出了一种“鬼打墙”的现象。甚至，不是现象，乃是迎头袭来的痛击。在生活碰壁/文字隐修的半途中，这本随笔集说出了我们唯一可取的态度——

把世界抱在床上，同生共死，荣辱相随。鬼打了墙，砌筑着世上的恩怨与藩篱，又使人奔波和破绽百出。我的孤独日显昭彰，想在每一场酒局上空出两个位子，虚席以待，但又怕烧钱，落下个矫情的名声。先是小弟颜峻撤了，抱着一吨重的集装箱，将他的青春和往事搬进了北京城，写乐评，搞演出，弄得“像颜峻一样有名”；今年夏天，另一小弟张海龙也决然地撤了，把房子装修在了北回归线一带，在柔软的杭州，在湿

润的节气里，整理出这些眺望的文字来，一遍遍抚摸西北偏北的拉杂往事。

少了这两个人，一座空荡荡的兰州码头，还能称作江湖么？

在逼仄的河流之畔，他们朗诵过我的诗歌，目睹过我的失败，见证了我的青春是怎样一寸寸嚎叫与湮没的。同样，我也欣赏过他们美妙的少年，认出了他们文字中的跌仆，并目送他们一骑绝尘，笑傲远方。在斑驳的旧日时光里，我们共存着一个旧日的地址，一捆旧日书信，一支老歌，以及一桩桩缠绕的回忆。在这一点上，即使世上最擅煽风点火的恶鬼，也莫可奈何。因了，我们还葆有类似的述说，与熨心的文字。

2

他的这些文字，是青春时代的个人地图，对一己的发言，对西北偏北的一种解构与检索。当然，这和他的身份有关，更与灵魂接壤。

在日常，海龙是一个世俗生活的热爱者，是浮层快乐的制造者，是红男绿女中的积极爱戴者。他兼而有之地拥有诗歌的少年，媒体时期的青春，网络狂欢的我型我秀，以及这些隐秘文字下的中年性格。

他驳杂，却不失单纯；他踉跄，却一苇渡江；他记录，但更多的是参与；他抽身而退，只为了再一次“还乡”。

他带着一丝近乎零度的口吻，述写了西北偏北之下的风物 / 方言 / 饮食 / 民谣 / 历史 / 地理与流变，他善良可爱，类似他的弥勒之貌相，束身讷言。这时，他是诗歌中的少年张海龙。

接着，他以一种解构和夸饰的表情，记录了周遭的人物 / 闪逝的面孔 / 河流两岸的气象 / 风尚的转移和思想的变迁，有一点狡黠，有一丝顽劣。这时，他又是网络上甚嚣一时的“纸老虎”斑竹。甚至，他用了一种嘲弄和仿写的手法，将目力所及的一些典籍与文本，一一撕毁，重新仿写并装帧，令人愕然。他精明且简单，又游刃有余地放肆，颠覆文

本，向秩序开刀，时时骇人心跳。这时，他则是以“横行青海夜带刀”为名号的论道者，貌似谈经夺席，实为开坛讲义。

——只是，他所提及的所有这些文字事实，也是我已遭逢 / 并仍将继续遭逢的一卷地图。虽然，它现在已是一个凋零破绽的江湖。

3

一则故事说：

有天，一位兰州人来到了甘南路的一家酒吧。在吧台上，他点了三大杯啤酒，然后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一一排开，再去依次喝完。好心的侍应生上前，提醒说：先生，啤酒打开会走气的，您应该一杯杯来打。这位先生闻听，先是感激，后哈哈大笑说：小伙子，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两个兄弟，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杭州，而我现在坐在兰州。临分手时，我们约定，以后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喝酒，我们都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喝，以纪念我们曾经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小伙子恍然。

后来，这位先生常常光顾，酒吧里的常客们也都熟悉了他的方式，并心里暖和，充满致意。

故事的转折开始了——

这一天，这位先生走进了酒吧，只在吧台上点了两大杯啤酒，然后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喝着。酒吧里的常客们看见这一幕后，都噤了声，气氛一下子冷了。心直口快的侍应生实在憋不住了，上前劝慰说：

先生，我很悲伤，您损失了……？

哦，不！这位先生理解了他的好意，哈哈大笑说：不，小伙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的两个兄弟仍然活蹦乱跳，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还在杭州。我之所以只喝两杯，实在是……这位先生顿了顿，坦白说：

——只不过，是因为我自己戒了酒而已。

我不知道那位戒酒的人，究竟是不是我？其实，这个故事是可以置

换的，不论兰州 / 北京 / 杭州，抑或是都柏林 / 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新德里。像我喜欢的赵传所唱：从台北 / 香港和上海下着同样的雨，寂寞的心走走停停。云云。

4

好了，我必须归纳出这本随笔集的大意来。

——鬼打了墙，无处遁逃，像一则生活的隐喻。那么，把世界抱在床上，意味着你死磕，你炭面焦心，你顽固，你戏谑，你坦白从宽，你海明威，你卡斯特罗，你切·格瓦拉，你还“不得不跟烈士和小丑走在一起”，带上灰烬的背影。即便你是一只巨鹰的标本，你也得挂在天上，保持俯冲。

起码，你也得张海龙一些。

2007 年 1 月于甘肃兰州



韩松落

(作家、影评人、华语优质电影大奖评委)

序 二

认识张海龙，是从报纸开始的，《兰州晚报》。大概是1996年，这张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文章，我们立刻发现了，这些文章不一样，会介绍《在路上》，会提到我们没有听过的音乐。我看报纸，犹如福尔摩斯在一切碎片里拼出线索，渐渐我拼出了写这些文章的人的线索，他是重点中学的老师，他要进入这家报纸，他成为特邀记者，他成为记者，他开始报道案件，他开始担任编辑。他是张海龙。

1999年，这张报纸，突然出现了一个版面，我们立刻嗅出来了，这个版面不一样，这样的版面，出现在这个城市，这个人们还习惯于蹲在路边吃牛肉面的城市，多少有点不可能，至今也不大可能。我们默默地看，慢慢地谈论，在遇到陌生人时，如果对方也提起这个版面来，立刻省略了互相介绍的必要。这个版面的编辑，是张海龙。终于有一天，因为这个版面上的一篇文章，我坐着34路车，去报社了。这篇文章，叫《愤怒的早晨》，作者的署名是“榆中一农妇”，她这样写：“我是一个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民，是为了一个我想不同（通）的问题，才这样写

了一个愤怒的早晨，请你们不要笑我”，她这样写：“她急（疾）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被冷风吹乱的秀发在白嫩的脸上来回穿梭，黑色的平底鞋踩着积雪”，她这样写：“就像做了一场可怕的恶（噩）梦，眼前时尔（而）出现书记凶恶的咀（嘴）脸，和可怕的那只大右手”，能把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出来的人，一定不寻常。一米八，胖，戴眼镜。

我们开始是编辑和作者，是朋友，后来，是上下级，是同一个专栏版面上的两个作者。他带我认识这个城市里的作家/诗人/画家/无业游民，看画展，去那些奇怪的酒吧和聚会。我的世界，在2001年渐渐打开，在顶楼小屋写作的那些日子，常有风浩荡地从窗子里穿堂而过，我常常没来由地想起“好风万里”这样四个字。

给2001年/2002年由他编辑的专栏版面“新龙门客栈”写稿子，是最快乐的日子。可能在新的/更年轻的一代那里，还有人正在经历世界展开的快乐，在心里经历那些小小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暗流初涌。但在2001年/2002年，我也经历过。

他写作，但在他专栏作家/诗人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个记者，这很重要，他选择这个职业，这个职业选择他，都是有道理的，他的天性里，更多地是记者的天性。在生活中，他有一种谨慎的深沉，他喜欢在置身事外和忘我投入中掌握自由穿行的权力，有时候，看得出来，他也想摆脱这种深沉，然而，这种方式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为他与世界交接对话的基本策略，所以，当他偶然显得不那么沉着的时候，所有的人，反而习惯了。在一次次的交谈中，在那些朋友聚会的夜晚，在那些灯光晦暗不明的酒吧里，我们习惯听到他告诉我们，那些他媒体生涯里经历过的事，无论是能写的，或者是最终没能写的，我们与他的对话，更多的时候，是建立在大量信息交换的基础上，而当他偶然流露出他的情感/他的忧愁/他的颓唐的时候，我们都难免四散而逃。作为朋友的我们/作为读者的我们所要求的他，就只是这样：不动声色，手眼通天，掌握着这个世界的密钥，令人放心。大多数时候，他的确是非常令人放心。

当然，写作中的他，也是一样令人放心的。他在一开始，就避免了

那些写散文的人的老路：故土情怀，青春迷思，都市烦恼，或者陷于爱情的人的呓语。他在一开始，就决定把自己隐藏起来，只写那些他看到的/听到的别人的事情。而且，他从不掉书袋，而是洋溢着一种我所喜欢的市井江湖气，也从不雕琢，只是尽着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本分，把自己记者生涯里经历的那些诡异的/滑稽的/悲伤的/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一呈现出来，他的文章，看起来是一个城市的细节，其实却忠实地勾勒着这个城市的真实的轮廓，还有，那些言语所不能描绘的城市的气氛，让我们看到，入夜以后或者光天化日之下，在别的地方，在别人的生活里的那些别样风情，别样景致。题材的丰满和溢出并不意味着他就此忽视了文字本身，他有着惊人的适应性，在诡异的故事里，他的文字像黑房子里错落的钢琴，写到妖艳的情事，他可以在我们眼前铺开一层层的缤纷绸缎，所以，有人疑惑地提出“这些似乎不像散文”，但是，面对复杂诡谲的世界，“像散文”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在他“像散文”的那些部分，也充满了由一尖冰山猜测暗涌与船难的可能：“在我们曾经的生活里，他曾经也像一颗遥不可及的火星，粗粝/荒凉/空气稀薄，并且充满想象。我们一直渴望接近他，却不可避免地一次次失败。等到他可亲可近的时候，才发现他果真如此荒凉。”但是，他也让我们看到，那些生生死死，或者惊心动魄，或者波澜诡谲，却也只能刚好容纳进一篇900字的文章里，虽然曲折有致，却文终情止，仅仅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让我们黯然心惊，而他却不动声色，隐藏在他的文字后面，把自己的悲伤/无所适从保护得很好，只在细微的地方，露出一个忧患主义者苦涩的微笑。

2007年1月于甘肃兰州

序 三



涂国文
(诗人、作家、思想者)

男儿何不带刀行？

张海龙在我所认识的作家中，是极有男人味的一个：粗犷、生猛、沧桑，很艺术家、很西北大地、很明媚深处的忧伤。《西北偏北男人带刀》用张海龙的话来说，是他“自己手绘的一卷地图”，是他的“私人地理”。这是非常张海龙的文字。这样粗粝的文字、匪气的文字、男人的文字，在我的阅读体验里，还是第一次遭遇。我着迷于这样的文字。

这卷张海龙的“灵魂地理”，它所书写的人事与风情、庸常与传奇，与深藏于西北腹地一个叫作“兰州”的城市，构成了角色与舞台的关系。“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自古以来，西北偏北一直都是中国男人心底的一种向往、一个梦想抵达的地方——那里是男人们真正的天堂。

《西北偏北男人带刀》征服我的，是酒、血性和悲凉感。这三者合而为一，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将我的灵魂掳掠而去，留下一具虚空的躯壳。用一本书怀念一座城市，或者说，用几十万个方块汉字，还

原或者重建男人的理想国，张海龙在他的文字中，实现了他的野心。张海龙是一幅行走的兰州地图，他从兰州行走到了杭州，也把兰州酷烈粗粝的风景，带到了杭州。自然，也带给了作为读者的我。

那是一方令男人们血脉贲张的乐土——我说“乐土”，与物质的丰匮没有多大关联，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相对滞缓，西北偏北，才葆有了原生态的男人，真正的男人；男人们的精神，才避免了被物质所阉割。那块冷硬而荒寂的土壤，适宜于生长慷慨悲歌之士，而不太容易生长太监和奴才。尽管他们“呈现出一种卑微的生存状态”“不露痕迹地活着，与万物一起生长，也与万物一样经历衰荣”，然而，他们活得本真率直，活得汪洋恣肆，活得荡气回肠，活出了男人真正的滋味和境界。

酒，是男人生命的血液和火焰。在张海龙的这部作品中，我看到了一部关于男人与酒的传奇。书中只“河西酒廊”这么一个词，就足以把人镇住，叫人心驰神往。试想一下，一条长约1200公里、宽约100公里的“河西走廊”，竟然成了一条“酒廊”，盛产着美酒、酒徒与酒事，该是何等的慑人心魄！而兰州，就是一座“在酒精里泡大的城市”“男人相见，以酒说话”“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人人都要打虎上山”“酒酣耳热之时，直可交付生死”，又是怎样一种义薄云天的人生豪情！难于设想，一株西北大地上的男人草，要是没有酒的浇灌，该是何等的单调、苍白和委顿！

酒，催生了一种惊心动魄的血性。这种来自于大地深处的血性，与蒸腾而起的地气、弥漫满天的沙尘暴，甚至嚣张肆虐的戾气纠葛在一起，便绘成了一幅“具有一种散漫杂糅混血的气质，矛盾重重，漏洞百出，花样翻新，同时趣味庞杂，野心勃勃”的兰州城市性格基因图。毋庸讳言，在这种血性中，常常暗涌着一种蒙昧、混沌和无序，甚至男性荷尔蒙的邪恶释放；然而，在“在一个寒冷长于温暖，绝望大过希望的地方”，血性作为“世俗生活中的一种传奇，或者神话”，业已成为西北偏北的男人们“感知当下生活的平和与美好”的重要方式，成为支撑起他们精

神领空的柱石。你可以对它质疑，然而你无法将它否定，它也断断不会因为你的否定而有所改变。

《西北偏北男人带刀》最能够穿透读者心胸的，是一种动地而来的历史和现实的悲凉感。这种悲凉感的产生，源于地域，更源于因地域而带来的灵魂的漂浮无定。“兰州是一座漂泊的城市，每个人都是风吹来的沙，四面八方，在这里聚集”“他们像戈壁滩上的沙砾一样被吹落在黑河的周围”“风吹来沙，再带走沙，没有停息”“他们被混杂的力量裹挟到这里，就像黄河浊浪中的滚滚泥沙”。“沙”这个意象，在书中被作者反复提及。我从中看到了一种叫作“命运”的东西，在蛮横地支配着这块黄褐色土地上的生灵：他们不断地聚集和到达，又不断地逃离和出发，在内心的爱与怕、彼岸与此岸之间挣扎。“湖水翻卷，经幡飘扬，玛尼堆以时光的力量在堆积……而我们一去不返”，留下一片无言的孤寂与苍凉，触动读者的泪腺。

张海龙显然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以一种“近乎零度的口吻”（叶舟语），不动声色地述说着发生在西北偏北的一个个原生态的日常故事，一个个属于男人的骄傲或传奇，悲剧或闹剧。《有个诗人叫老乡》中的诗人老乡，《巴图之死》中的蒙古大汉巴图，《酥油歌手》中的“酥油歌手”斯第尔，《刻葫芦》中的微雕艺人“娄葫芦”，甚至《人民浴池》中的流氓大哥“猫崽”，等等，那一幕幕真实而快意的人生场景，在西北腹地，拔地而起，形成一股吸附一切的急旋风。读了张海龙的文字，你无法不产生一种要从身边这种他娘的皮影戏般的生活中抽身而去的冲动。

《西北偏北男人带刀》是张海龙的一部“寻根之作”，它交织着张海龙“失根”与“寻根”的悲怆与快慰。只不过这种深层的情感，被作者极其小心而高明地掩藏起来了而已——然而却并不是毫无蛛丝马迹可觅。“那些搬离古日乃的人们说，若是曾经水草丰美的居延海又有了水，那是一定要搬回去的。毕竟，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西北偏北男人带刀》的全部情感密码，我认为可以通过这几句话破译的——当然，

这类泄露作者心灵秘密的文字，在书中还有不少例子。从这些文字中，我明白了张海龙对西北偏北那块土地魂牵梦萦的原因所在。而写作，便成了渡张海龙回乡的灵魂之舟。生活在杭州这个女性之都，西北男人张海龙，不知可否憋闷坏了？

其实世界上的每个男人，都是由两个自己构成的：一个是奴性的自己，另一个是血性的自己。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男人们常常会把另外一个自己弄丢。更有一些男人，终其一生，从不知道尚有着另外一个自己存在。感谢张海龙，让我读到了他的散文集《西北偏北男人带刀》，找到了丢失了几十年的另外一个自己！

2007年7月于浙江杭州

序 四



冯国伟
(诗人、艺评家)

一个人一本书一座城

一个人——张海龙。

一本书——《西北偏北男人带刀》。

一座城市——兰州。

当三者分开时，它们平淡地各自存在着，如同春天里穿过兰州的黄河孤独而单薄，裸露的河床让人难以相信它会穿流七省，会咆哮而席卷万物的生命。但它们一经结合，就如同平静的河面下所隐藏的力量，让人心存敬畏，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嘶吼，即使在暗夜，你在梦中也会被它惊醒。

I

年前，兄弟张海龙从杭州回兰为父亲办丧事。如此的相见，对我们来说实在有一种生命的恍惚和隐痛。那种镜头切换之下的昨日和今天以巨大的画幅充溢着内心，让我们无言以对。

至今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影像还是他那种带有点天真和无邪的笑容。